

于光遠

论社会科学研究

(续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薛泽贵
封面设计：曹辉禄

论社会科学研究续集 于光远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道盐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 22.375插页 字数539千
1958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80册

书号：3118·268 (精装本) 定价：5.55元

目 录

建立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学科中的一些问题.....	(1)
关于幼儿教育.....	(16)
发挥地区优势和科学的研究.....	(22)
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	(33)
关于教育问题的几点感想.....	(39)
重视教育经济学，改进教育工作.....	(43)
建立和发展教育经济学的几个问题.....	(49)
坚持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57)
开展城市经济学研究.....	(67)
重视国民经济管理的科学.....	(77)
有关社会主义成本的几个问题.....	(86)
林业经济工作要为林业生产服务.....	(94)
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	(97)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101)
社会主义经济效果学导论.....	(112)
关于政治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142)
重视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统一问题的研究工作	(161)
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辑出版.....	(171)
关于环境科学的若干基本观点.....	(175)
旅游与文化.....	(179)
关于经济、社会效益战略问题.....	(184)

科学的决策与决策科学	(190)
加强成本管理、努力降低成本	(211)
再谈关于发挥地区优势问题	(216)
关于国土经济学的研究	(228)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历史与当前研究的重点	(252)
为在我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而努力	(264)
关于教育是生产力的问题	(271)
基础的经济科学与应用经济技术	(281)
用科学态度对待哲学教学	(301)
重视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研究	(309)
发展经济科学的五点意见	(311)
发展经济科学，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337)
关于人的智慧的问题	(362)
谈社会主义的家政学和父母学的建立	(365)
开展婚姻家庭问题的研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家庭	(371)
研究儿童心理学，普及儿童心理学	(379)
研究现代外国哲学的重要性	(381)
自然辩证法工作者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383)
谈谈社会经济统计工作	(388)
档案学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	(399)
加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	(404)
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社会问题，发展社会主义的 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	(414)
关于《资本论》研究的几个问题	(420)
技术经济学要为实际工作服务	(433)
加强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体力量——劳动者本身	

的研究.....	(442)
关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比较研究.....	(447)
继续填补和加强社会科学中的空白和薄弱的学科.....	(457)
谈谈“土数量经济学”.....	(460)
编写一部《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	(464)
关于生产力经济学的有关问题.....	(468)
谈谈信息.....	(481)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少数民族经济.....	(487)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几个问题.....	(491)
加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	(498)
我所知道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的中译本.....	(503)
我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特色之一.....	(508)
谈谈消费在社会经济生活、经济运动中的地位 和作用.....	(513)
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密切合作，深入探讨国土 整治的战略问题..... (517)	
国土整治和国土整治的科学.....	(520)
开展宗教学研究的重要性.....	(525)
对生态研究的一些看法.....	(531)
建立社会主义需要的经济社会指标和指标体系.....	(552)
关于文化与文化史的研究.....	(560)
未来研究与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	(563)
对技术经济刊物提一些意见.....	(567)
对词义作科学的说明.....	(570)
研究二〇〇〇年的中国.....	(575)
谈谈有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问题.....	(577)
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史的研究...	(596)

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性和	
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	(608)
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618)
马克思主义——人类文化的总汇	(636)
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640)
要对统计指标作理论经济学的分析	(647)
理论经济学A·B·C	(655)
谈谈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关系	(683)
关于“十字形大农业”问题的讨论	(686)
关于土地的合理利用和充分利用问题	(691)
后记	(703)
按学科索引	(704)

建立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 学科中的一些问题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现在已经积累起很多的实践资料和理论资料，因为十月革命到现在，世界上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我们中国从井冈山算起也有五十年了。从井冈山那个时候就有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政权，革命根据地就有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成分、因素。这就积累起丰富的实践资料。理论资料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呢？从马克思、恩格斯算起是一种算法。不过也可以更提前些，因为象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也作了不少研究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些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来源，我觉得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人注意得太少。其实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中写的，还不能说是真正科学的，但是，其中还是有值得注意的东西。至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那就可以说已经有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一些基本的东西了。他们是从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中来研究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些特征、规律的。在十月革命之后一直到现在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文献，包括许多著作家写的有关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文章和书籍是大量的。这个文献工作做得并不好，不论是外文的或中文的，我都没有看到文献目录或者对这方面文献的研究报告。我不知道，这方面的文献究竟有多少篇，多少万字。我想统计出来一定是个很大的数。

字。不过现在不要说什么准确的数字，连个大概的规模，是几位数的数字都说不出来，这些实践资料和理论资料都是很宝贵的，我们要珍视这些东西，前人所做的努力是应该受到重视的。象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当然是要特别的珍贵，特别的重视，至于其他的人，凡是用老实的科学态度进行创造性工作的人，都会在一门科学的发展史上起到他应有的作用。凡是新提出的问题和讲出来的新观点或者新的论述方法都应该得到重视。尤其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应该展开研究，对重要的观点应该作出适当的评价，肯定、否定或者需要进一步研究。政治上反动的人，也不要因人废言，也不要因为是革命导师说过的话，就认为一定百分之百的正确。我一向欣赏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1890年版序言的补充》一文中所写的这样一句话：“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①科学不是宗教，不要求人们去信仰它，我们接受一种科学观点，就是因为我们通过学习和研究认识到它是真理。同时我们要通过学习和研究，去了解哪些观点是经过实践的检验应该重新考虑和应该得到进一步发展。

我认为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应该勤奋地来搜集这些实践的和理论的资料。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写《资本论》是做了大量的材料搜集工作的。对工人阶级的状况，他从英国当时《工厂视察员报告》中引证了许多实际调查材料。这些是实践资料，同时在他的《资本论》正文中特别是注解中对某一个观点是谁先讲的，从古代的希腊学者开始，一直到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来源之一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都作了说明，有的还作了评论。列宁在写《帝国主义论》的时候也做了大量的资料工作，这从列宁这本著作中和他写的笔记中看得很清楚。我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67页。

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就应该向他们学习。

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工作有那么一个不太好的“传统”，就是对于前人做的工作，没有人再去研究，对他做过的工作很少有人评论。在文章里除了引证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论述以外，很少引证别的人的著作，如果引证了一个其他的人写的东西，多半是要批判这个人，而且一批判就上很高的纲，有的就简直当做“敌我矛盾”。否则，就没有人去引证别人的文章，几乎象是目中无人。由于很少去研究前人的著作，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写的文章仿佛是说这一类话的第一个人。由于有这样一个缺点，许多问题的研究就仿佛没有连续性，不是一步步深入，而是从头做起。有的问题，其实早已有人提出过，现在又象从未提出过那样作为一个新问题重新提出。而且往往大家只研究同样的几个问题，写出的文章大同小异。这样我们把许多力量浪费掉了。如果是承认前人的成就，而只去研究新问题，阐述自己创造性的观点，我们研究的内容就会丰富得多，科学前进的速度就会快得多。所以我提出，一般来说博士论文应该有一个规格。你不是要研究一个问题，写一篇论文吗？那末就请你先对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掌握起来先写一篇文献分析，然后请你提出你新提出的问题，讲你的新观点，而且把你写的文章中有创新的地方先写个提要，如果你连这一点也写不出来，这就说明你写了一大篇文章其实没有研究新问题，没有提出什么新观点。博士论文是这样，报刊上的文章也要有这个精神。这样的事情因为过去没有做过，一开始会有困难，但是我们人多，而且还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经济研究机构，可以发挥集体的力量去做这样的事情。问题是上面谈的那一种风气要克服，要改变，不能认为切切实实搞资料的仿佛不是研究工作，而写空空洞洞文章的却反而是有高水平的研究工作。我们希望将来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工作由大家来搞，把过去的材料搜集

起来，把分散的资料集中起来，在资料搜集起来后就要想办法编印出来，或者摘录做出卡片，使得大家都可以利用，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过去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来作进一步研究。

理论材料和实践材料虽然很多，但是还应该承认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是一门不成熟的科学。说它不成熟，表现在什么地方？反过来说，应该有些什么样的标准才能说它已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呢？这个问题，我只能够举出几点来讲一讲。

第一，一门成熟的科学应该对这门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很明确的，没有一个明确的研究对象就不能形成一门科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对象，现在恐怕还是处在百家争鸣的阶段，我算是一派的意见，有机会就宣传我的意见。我说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生产方式这个统一体当中的生产关系的科学。另外有一门研究社会生产方式这个统一体中的生产力的科学——生产力经济学。关于经济科学的分类问题我想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理论科学的分类应该是与客观世界中物质和运动形式相适应，这是理论科学分类的客观基础。举例来说，客观世界的现象有自然界的现像与社会历史现象的区别，反映到科学分类上就有研究自然现象的自然科学与研究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在自然界有从基本粒子到宇宙等一系列层次，有物理学的、化学的、生物学的各种运动形态，反映到自然科学内部就可以分做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天文学等等。在社会生活中有生产，有政治和法的上层建筑，有哲学、艺术、宗教、道德等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科学的内部就可以分作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宗教学、道德学等等。现在我们讨论的是理论经济科学内部的分类问题，这种分类的客观根据就是对生产这种社会现象内部的结构，我们把理论经济科学分作政治经济学和生产力经济学，就是根据

生产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两者的结合这个道理。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要看这样来分类对发展科学是否有利。科学的发展有一个分科由粗到细的规律性，最初对一个领域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科学门类，而是包括在另一个它的研究领域更大的一个科学门类之中。以后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开展起来了，就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新的学科。在这时候如果不去建立这个新学科，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就受到限制，它的开展就受到不利的影响，对经济科学分类问题不能不考虑经济科学发展的趋势和要求。我把理论经济科学分作政治经济学和生产力经济学就出自这两方面的考虑。当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统一在生产方式之内不能截然分开的，而且还有一些研究的题目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生产过程，所以有的同志不赞成把理论经济科学分作我所主张的两个部门。我认为这种意见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我又认为如果这样做，不论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各自运动变化的发展规律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都会受到不利的影响。而且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的研究可以采取在两个学科中都把联系对方作为研究的对象来解决。或者我们还可以考虑在生产力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之外，再分理论经济学总论这一部分。究竟如何好，我认为经济学界是可以进行讨论的，但是，我不赞成只是从书本出发，也不赞成守着《资本论》的格式，因为科学是发展的，在马克思的时代也许没有必要把生产力经济学建立起来，而在我们可以有这个必要。我们应该着重考虑经济科学分类在理论上究竟站不站得住脚，考虑究竟怎样才有利于经济科学的发展。

重复说一遍，我主张把理论的经济科学分成两个门类的目的有两条，第一个用意，我想把研究社会生产方式这个统一体当中的生产力这个方面——这门学科建立起来，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

门学科。我认为我们大量从事生产力合理组织工作的人需要有一门科学作为他们进行工作的理论指导。第二个用意，我想用生产力经济学从反面来衬托出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对象。没有一个对比，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就不能看出来。因为你这样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方面就成了一门科学了。这样可以促使我们对生产关系问题的理论研究更具体更细致。

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虽然有上面说的这个意见，不过我还是希望大家来研究这个问题，而且希望就这个问题搜集一下有关资料。比如对政治经济学这个词，我请一位同志查了一本英国出版的政治学百科全书，其中就有政治经济学一条。这本百科全书在写法上比较有意思，它是由许多专家写的，每人写了一段，各有各的说法。一个条目的篇幅倒不小，但是看了之后，我就知道它列举的只是一部分人的说法，还有许多说法没有收进去。最好能够把所有关于政治经济学定义都搜集起来，包括资产阶级专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各派马克思主义者的，都汇总起来研究一下。一门科学，如果它的对象都还没有得到大家的公认，这至少是这门科学一个不成熟的标志。

第二，一门理论科学要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应该有它自己的一整套完整的概念范畴，并且有能够很好表现这些概念范畴的术语。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现在还没有，用的术语是很乱的，所以我们说这门科学还不成熟。

分析一下现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所用的术语和概念，我们可以看到有下面几种情形：

(一) 有不少概念和名词是从日常生活中运用的概念和语言那里借用来的。在这里首先要讲清楚在日常生活中借用的概念和语言，和科学中使用的概念和语言是有区别的。两者各有它的形成和变化的规律性。比方说日常生活中语言形成之后惰性就比

较大。我做过三任图书馆工作，在这三任图书馆工作中我有一个体会：图书分类方法不能不是很保守的。一九四九年我在北大图书馆系教图书分类学。我对学生讲，科学分类是图书分类学的一个基础，但科学分类是个观念里的问题，我今天可以发表一个科学分类的意见，明天我思想提高了，又可以发表另一个意见，而图书分类你可不能随便变，换一个图书分类，每一个图书馆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册书要重新贴标签，每一个书架上的书都要搬动一次，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我们的科学分类就是给你一个概念，知道图书分类有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但我不提倡你们随便来变。在经济统计上也是一样，我们明明知道统计方法是不合理的，这也不能随便变。因为变了，这一年的统计方法同上一年的就不好比较了。同外国也不好比较了。因为统计需要同上一年比较，同外国比较。对统计方法有很多不合理的东西，当然要改革，统计的不合理会给实际工作上带来很多困难，在改革时就一定要考虑实际困难。所以日常生活中的概念、语言和科学的概念、语言是不会完全一致的。

但是科学是依据实践材料发展起来的。经济科学更是如此，因此，当一门经济科学还不成熟的时候，暂时从日常生活中借用概念和术语，我认为这也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日常生活中的概念，是形成科学概念的一个来源。举例来说，“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市场调节”、“补贴”这些本来都只能说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但有可能在将来成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概念。一个名词在日常生活中先使用了，而且越来越经常使用，认为带有理论意义，然后对这样的概念进行理论上的探讨，作理论上的解释，其中的一部分后来被接受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概念，这样的过程应该承认是一种合乎规律的过程。但是要从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概念变成一个真正科学的概念，一定要经过一

个提炼或者说净化的过程，不是自然而然地拣过来就可以用的。

(二) 还有不少概念是从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里借用过来的。从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借用一些概念范畴行不行呢？我想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在社会主义阶段的生产又是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中又实行经济核算制，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方面有许多相同之点，因此，从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中借用一些概念范畴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终究是本质上根本不同的两种范畴，在借用这类概念和范畴时，就要特别讲清楚这一点，在正式确定它们的名称时，有时有必要加上一个限制词以表示这种区别。例如工资这个范畴，在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中指的是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价值。如果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我们向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借用工资这个概念，就要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工资重新作出规定，因此就要在“工资”的前面加上象“社会主义固有经济中的”这样的限制词。总的说来，从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去借用概念和范畴不是不可以，但是不是简单地拿来就算了，这本身也要经过论证，还一定要进行分析，重新确定这个概念的涵义，并且要经过实践的考验，看它是否站得住脚。

(三) 还有一些概念和范畴是新创造的。创造新概念，并且使得这个概念在科学上站得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方说，“物资调拨”本来是一个日常用语，后来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以后，经济学家就创造了一个“产品交换”的名词，作为与商品交换相对应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新范畴，现在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它作为这门科学的新概念究竟能不能成立？在研究这样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提出这样一个一般性的问题研究一下，创立一个政治经济学上的新概念，作为科学的概念的条件如何？我认为这类问题在建立一个新的学科时

是需要弄清楚的。

在这里我没有讲广义经济学上的概念和名词问题，它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可以使用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也没有讲一般商品经济中所使用的概念和术语，社会主义制度下既然还存在商品生产，那末这种术语也是应该可以使用的。

总之，如果我们要把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建立起来，就一定要认真地把一套科学的概念和范畴确立起来。

第三，一门成熟的理论科学应该有它完整的体系。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现在还没有个完整的体系。从哪讲起，到哪为止，科学的体系不应该是一种可以任意安排的。写一本小说，编成电影，从哪编起，不能说没有规律性，但不是一个严格的体系，它可以采取倒叙法，先出来个镜头，然后倒叙过来，或者回忆，回忆过去怎么样，然后镜头模糊一下，多少年以前的历史就过来了，这个可以颠倒。可是一门科学中逻辑的次序不是任意安排的。建立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科学体系的原则，应该是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的统一，不但这门科学的内容是这样，它的体系也应该是这样：客观的经济运动中各种因素，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本身是怎么样一个联系结合起来的，那末在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著作里也应该怎么样地反映它。

现在我们写的书还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不是说现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就没有体系，是完全杂乱无章的。但是，我们翻阅我国出版的一些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著作，常常可以看到里面罗列一个一个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象是一本关于一个个规律的论文集子。概念、范畴、规律不是按照历史和逻辑的次序一个一个地阐述，好象是早就存在在那里，它的成立是用不到论证的，需要用到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各个经济规律之间也仿佛没有什么逻辑关系。对于这门科学所依据的社会历史背景多半就是我

们中国，这在许多著作里也没有很好地交代，没有交代清楚书中所讲的哪些是对于整个共产主义阶段都适用的范畴和规律，哪些只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者只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运用的范畴和规律，哪些甚至只是中国的或类似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运用的经济运动规律，外国不少著作也有这种情况。当然不能所有的书一概而论，有的著作比较好，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体系问题上，许多经济学家化了不少功夫研究。这也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比较成熟的意见，有时为了方便也按一个一个规律去讲。以前我讲课就是这么做的。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继续做研究工作，把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

这里我想说一下写书的结构跟一门科学的体系并不是一回事。把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建立起来是一回事，写一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书是另外一回事。一个经济学家没有弄清楚这门科学的理论体系，也可以写书。写书当然要有一个结构，定一本书的结构，比较容易，只需考虑好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怎么写，前后有个次序，避免重复和杂乱就可以了，而解决一门科学的理论体系比这要难得多。这跟图书分类法和科学分类法也有某些类似的地方。我们可以在还没有对科学分类问题完全弄清楚之前先弄出个图书分类法来。附带说“体系”这个词并不是那么确定的，可以有各式各样的体系，图书分类也是一种体系。现在我们在编百科全书，也碰到一个问题，就是知识体系的问题，知识体系和科学体系又不完全一样，因为知识中不光是科学，还有别的东西。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科学体系是个难题。我上次讲课，罗列了许多规律。罗列当然不算什么体系。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到底应该怎样，希望大家来研究，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第四，一门成熟的理论科学应该有适合于自己研究对象的科学方法。

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是抽象法，要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这一点我们已经讲过多次。前面我们在讲概念、范畴等问题时也讲了不少。在这里，我想再多讲一点，一方面是是如何使得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更抽象一点，另一方面又如何使得这种研究更具体一点。这两个方面又是统一的。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点也是黑格尔所强调的）所讲的抽象，从来不是空洞无物的抽象，而是内容丰富生动的抽象。即这种抽象是把丰富的生动的内容包括在自己之内的抽象。列宁赞同这样的思想，同样一个抽象的名词从一个小孩子嘴里说出来，它的内容是很贫乏的。而从一个有丰富经验的人的嘴里说出来，它的内容就是很丰富的。我们要从表面上看来是在杂乱无章的现象中找出带有普遍性的、一般性的、规律性的东西来，这就是要对事物进行一番抽象。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对事物做具体的研究，只有对这许许多多的现象作具体的研究，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去，才能在这许多事物中找出带普遍性、一般性的、规律性的东西来。当然如果我们没有抽象的能力，不善于运用抽象的方法，那末即使对事物进行了许多具体的研究，也会在这种工作中转来转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现象不见本质，只见特殊不见一般。同时从抽象回到具体，即在研究抽象的东西如何一步一步的具体化的时候，~~都~~自己善于进行抽象化工作，但又善于把抽象的东西具

现在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人中，有一种对抽象法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即把抽象法同从概念到概念混为一谈，~~因此~~。拒绝~~对事物~~进行抽象的研究，有这样观点的人，也就不会~~在抽象法上~~下功夫，就不会提高运用抽象法的能力，讨论问题时